

铁血英雄末路情

第四卷

天
尘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014004821

1247.53

780

V4

天 尘 著

铁血英雄末路情

第四卷



北航

C1692126

南京大学出版社

I247.53

780

V4

158400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英雄末路情 / 天尘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305-11254-6

I. ①铁…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4317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铁血英雄末路情

著 者 天 尘

责任编辑 束 悦 还 星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总印张 95.25 总字数 166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1254-6

总 定 价 240.00 元(共五卷)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第四卷 末路英雄

目 录

二十三、决死壮歌····· 001

1. 强敌突进····· 001
2. 痛别贵州····· 004
3. 一错再错····· 010
4. 磨盘血战····· 018
5. 滇云血染····· 024
6. 南粤壮烈····· 028
7. 夔东豪杰····· 031

二十四、北伐壮举····· 036

1. 定策北伐····· 036
2. 沧海雄师····· 040
3. 威震长江····· 043
4. 兵锋如剑····· 046
5. 清廷丧胆····· 053
6. 虎视雄哉····· 056
7. 狐鼠之谋····· 060
8. 壮志梦断····· 064
9. 苍水雄舰····· 075
10. 蛟龙归海····· 088

二十五、末路血泪····· 094

1. 帝客异邦····· 094
2. 樊笼苟活····· 101
3. 救亡泡影····· 106
4. 森森狼牙····· 116
5. 咒水之难····· 124

6. 望帝泣血····· 132

7. 英雄遗恨····· 145

8. 夔东壮烈····· 152

二十六、东海旭日····· 165

1. 放眼台海····· 165
2. 誓师征台····· 170
3. 战热兰遮····· 173
4. 战高雅各····· 174
5. 光复台湾····· 176
6. 台岛新途····· 179
7. 萦怀吕宋····· 181
8. 宏图未竟····· 185

二十七、争辉日月····· 188

1. 千秋海魂····· 188
2. 茅麓正气····· 196
3. 台海风云····· 200
4. 巨舰远程····· 203
5. 永华兴台····· 206
6. 贤相办学····· 208
7. 再图吕宋····· 213

二十八、三藩反清····· 218

1. 撤藩之争····· 218
2. 三桂举义····· 222
3. 烈火燎原····· 227
4. 划江之议····· 231

5. 两藩争土	235	1. 螺山大捷	267
6. 平南反正	243	2. 七府尽失	272
7. 各使解数	248	3. 潮州复叛	279
8. 汀州内变	252	4. “台独”之议	284
9. 辅臣败降	255	5. 明郑反攻	291
10. 耿藩降清	257	6. 吴周称帝	301
11. 兵败乌龙	261	7. 大厦将倾	305
二十九、两路决战	267	8. 岳州兵溃	308

二十三、决死壮歌

1. 强敌突进

就在孙可望落荒降清后不久，清军就紧锣密鼓地准备大战了。

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一年,1657年)十二月十五日,紫禁城太和殿前旌旗招展、士兵林立,王公贵戚、文官武将齐聚阶下。晴朗的冬日,慷慨地洒播着金色的温暖。自亲政以来,顺治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好。

接到五省经略洪承畴因形势突变要求留任的报告和战略建议后,福临决定,就按照洪承畴的建议,不失时机地向南明发起强大攻势。挑这样一个风和日暖的天气,召集满朝文武,宣布朝廷重大的军事行动,为的就是振奋上上下下久已萎靡不振的斗志。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命平西王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军由汉中入川,南攻贵州;命驻防江宁固山额真卓布泰(鳌拜之兄)为征南将军,率部兵南下入湘,会合经略洪承畴部属汉兵,取道广西,会同定藩下提督钱国安部,北攻贵州;命固山额真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等率军往湖南,会合洪承畴部分汉兵,由湖南向东攻贵州。”

顺治这次对洪承畴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所宣谕的军事部署,基本上就是洪承畴疏奏提出的战略建议。洪承畴再三强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今年底明年初,待反贼重新稳定,就没有机会了。所以顺治不敢怠慢,立即行动。

这一招实在厉害:从四川、广西、湖南三个方向,突破明军业已脆弱的边防;三股强大的兵锋,直指孙可望内乱影响最深、李定国又暂时忽略的贵州。这一招胜利的把握很大,如果取胜,下一步马不停蹄地猛攻云南,就将把南明逼到绝境。洪承畴的才干没有在辽东抗清战场上充分施展,却在清军进犯西南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太后额娘,我们现在的军事方略其实是以汉制汉,派去西南征战的将军

除卓布泰、罗托之外全都是汉将。可是，孙可望那样的人都会叛明，吴三桂、洪承畴和那些汉将难道不会叛清？要是那样，我们就全完了。”顺治部署了西南军事之后，下来想想，又觉得这里有问题，于是找太后小博尔济吉特商量。

“儿皇身为一国之君，这样的事还处置不了吗？”为了培养福临独立执政的能力，太后近年来尽量不过问朝廷军政大事，“以汉制汉也是当初墨勒根王（多尔衮）制订的方略，皇儿应记‘用人不疑’。若实在不放心，再多派些满将，并派一满洲亲王或郡王去节制各部、全权统率便是。”

于是，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正月初九，清廷命信郡王多尼（多铎的儿子）为安远靖寇大将军，与多罗平郡王罗可铎，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巴思汉、卓罗等率满洲八旗大军南下；命信郡王多尼节制吴三桂、卓布泰、罗托三路大军，待三路大军克贵州后，合兵攻取云南。

就这样，连续攻取贵、云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西南战局，基本上就按上面的部署展开。南明再一次面临着严峻的现实。

二月，罗托带兵到湖南常德后，与洪承畴部下左标提督李本深、右标提督张勇的一万六千官兵攻占辰州。偏沅巡抚袁廓宇率总兵李茹春、王平、南一魁、陈德的一万一千官兵，则从宝庆攻占武冈、新宁、城步、绥宁。

二月下旬到三月，罗托与洪承畴的清军全面突破明军湘西防线，占领沅州（芷江）、靖州；紧接着进入贵州，从东向西攻占镇远、黄平、平越州（福泉）；四月，占省会贵阳，驻防的南明安顺巡抚冷孟鉞战死。

短短一个多月，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了几年来双方的相持局面，轻而易举地破湘西、占贵阳，将南明置于极其危险的态势。

出现这样的情况，调边将回昆明的李定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意的李定国却依然无所觉醒，他面对如此严重的事件竟然无动于衷，没有任何迅速的重大反应。他大概以为，有自己这样的大将，只要整顿好内部，收复这些失地易如反掌。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由汉中统兵入川。三月初四到保宁（阆中），初七经南部、西充向南，十四日到合州。南明镇守重庆总兵杜子香不战而逃，吴三桂四月初三进重庆。留永宁总兵严自明和重夔总兵程廷俊守重庆后，于四月十三日渡长江向南进军。二十五日吴三桂、李国翰军攻贵州桐梓县三坡、红（虹）关、石台关，扼险守关的明将刘镇国战退。三十日，吴三桂、李国翰清军占遵义，明将郭李爱等率部降清。

五月初三，吴三桂、李国翰军到贵阳，同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会师；十一日倒回息烽，在开州（开阳）击败明总兵杨武。然后，吴三桂驻军遵义。这时，明水西宣慰司安坤、西阳宣慰司冉奇鏊、蔺州宣慰司奢保受、兴宁伯王兴率部降清。

卓布泰二月初一从武昌出发，二十日到湖南衡州，与洪承畴部下左路总兵张国柱三千人会合；三月初五进广西，会合定藩下提督线国安八千兵马，北上进入贵州；五月，从南向北攻取独山、都匀。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清军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三路大军会师贵州已经完成。南明重要基地——贵州东部、中部，都成了清军进一步大举进攻的桥头堡。

这样极其严重的事态变化，正是发生在刘文秀临终忠告朝廷的前后。永历朝廷和李定国所作出的反应依然微不足道：朝廷只是派张先璧部（张先璧已死，其部队仍在）几千人反攻贵阳，当然被兵力强大的清军打退。

永历朝廷理应在十二月、最晚二月就进行的军事总动员，拖到六月还迟迟不动。如此贻误战机，是清军得手更重要的原因。对李定国来说，“正月调边将回云南”已是大错，这贻误战机半年的错误来得更大。名将李定国似乎不应该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他毕竟令人遗憾地犯了这样的错误。造成这错误的原因难道只是“大意”吗？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困惑。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多尼带领以满洲八旗兵为主的增援军队，由湘入黔。十月初五，多尼在平越州（福泉）东南杨老堡召开军事会议，洪承畴、吴三桂、卓布泰都亲自赶来参加（李国翰七月已病死）。会议决定分三路大军举进攻贵州西部和云南：罗托和洪承畴留在贵阳镇守、料理粮饷外，多尼统率中路八万大军攻安顺、安庄卫（贵州镇宁）、关岭、普安后入云南；吴三桂率北路五万大军攻毕节、七星关后进云南；卓布泰、线国安、张国柱、固山额真济席哈共五万大军为南路，攻安龙、黄草坝后入云南。

洪承畴、吴三桂、多尼、卓布泰等，磨刀霍霍，大有一举将永历朝廷和西南抗清军队斩尽杀绝之势。

平定孙可望叛乱后，李定国麾下以大西军为主体的军队应当还有三十万左右。然而，由于他没有及时将朝廷工作中心转移到抗清军事上，以致在敌人的突然进攻面前，十多万分散驻防的军队，就在仓促应战中损耗瓦解了；此后真正能集中起来的野战部队，也就在十一二万人左右。

面对敌人三路十八万大军，唯一正确的战术是，当敌人三路大军相距尚远之时，集中优势兵力先歼灭一路，然后再分别一一对付其他两路。但是，这一

战术实施的时间条件是在三月、四月之前。李定国军事动员迟缓,就错过了这一时机。到五月,清军十八万主力会师贵州之后,李定国就基本上失去了胜利的机会,而只有如何退却的选择了。

这次清军的攻势,无论从总兵力和将领组成,其实都逊色于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敬谨亲王尼堪、定南王孔有德和吴三桂三支军队。两次战役明军战绩的差距如此之大,李定国指挥失当,的确是难辞其咎。

2. 痛别贵州

“晋王,我们的大军哪天出兵呢?”从二月到六月,皇帝不止一次催李定国了。

晋王是朝廷的支柱、军功彪炳的名将,应该有他运筹帷幄的上策,永历实在不好意思过问由他全权负责的军务。然而前方兵败城陷的报告不断送来,朱由榔真的沉不住气了,才不得不再三问李定国这个非常不想问的话。

晋王李定国还没有完全从执掌军政大权、群臣歌功颂德的陶醉中清醒过来。他每次听到皇帝亲自催问军事,都会感到刺耳的不快。孔有德、尼堪、孙可望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家伙,都先后败在自己脚下,多尼那个初出茅庐的小鞑子做主帅,趁我们忙着整顿朝纲之机偷袭,攻了几座城池,又算得了多大的事?

皇上啊!定国对你一片忠心,冒着危险救驾,平定孙逆。没有定国,你今天还能在这里称孤道寡吗?这样再三再四催我出征,明摆着就是不相信臣!

李定国心里有数:鞑子兵进贵阳了,等我率十万大军前去围歼,管教他有来无回!自己接管军国大政,千头万绪,朝中还有许多没有处理好的要务。自己是有安排的,早晚也不在这么几天。既然皇上几次三番催促,出兵的事看来不好再拖了。再说,非要自己带兵出征吗?白文选、冯双礼这些大将去还不行吗?不过,听圣上的口气,还非自己亲去不行,不然圣上更不放心了。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晋王李定国受皇命任“讨虏靖国大将军”,率黄钺出师,仪仗严整、军威雄壮。

“大明的前途,就担在将军的身上了!”皇帝含着热泪送别李定国。

永历称晋王为将军,表达着对李定国这次军事行动的无限厚望。然而,直觉告诉他,李定国此次出征,前景不容乐观。忧心忡忡的皇帝,和面对强虏谈

笑自若的统帅，成了鲜明的对照。

“皇上无须担忧，只要有臣在，虏军休想入滇半步！臣这次一定早日给圣上送来捷报！”

李定国说完，发出进军的号令。他豪迈地一挥出鞘的长剑，坐骑一声嘶鸣、一个腾跃，千军万马一齐汹涌向前，滚滚如潮。

朱由榔脑中不禁浮现出老祖宗嘉靖皇帝当年送毛伯温出征的赋诗：

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

风吹锣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诏归来日，朕与先生解战袍。

他想自己也即兴赋诗一首，奈何思绪纷乱，只好作罢，后人也就读不到朱由榔的《送晋王征虏诗》了。

尽管李定国出师气势雄伟，但因为准备仓促，调集出征的军队只有八万多人，部队的行动也相当迟缓。在两三个月后，至九十月间，三路大军才接近贵阳。这时，清军三路攻滇的大军就在贵阳一带，正准备出发进攻；得到明军到来的消息，就决定先进行决战再攻云南。这种形势下，李定国原定包围贵阳的计划很难实现，当务之急是迎战敌人主力。

李定国命令冯双礼领兵守关索岭（贵州关岭东），祁三升驻鸡公背（贵州关岭东），共同阻击中路多尼部的主力；命李成爵守凉水井（贵州贞丰鲁容镇），张先璧部守黄草坝（贵州兴义黄草坝镇），共击南路卓布泰清军；命白文选守七星关（贵州毕节杨家湾镇七星村），迎击北路吴三桂。派窦名望增援刘镇国，加强安庄卫防御；命土司罗大顺由水西从后方骚扰清军。李定国自己率一路军队，驻北盘江西面双河口，并指挥全局。

从中可以看出李定国的再次战略失误：虽然在清军三路会师贵阳后失去了集中兵力聚歼一路的机会，但是在清军又分兵三路待攻云南之际，李定国还是有机会集中兵力聚歼一路的。可是，李定国却分兵三路迎战三路敌军，致使每一路都是劣势兵力，都没有取胜的把握。尽管分兵三路有着保护云南不受攻击的苦衷；然而，他完全可以请朝廷提前从昆明转移，从而放开手脚和敌军周旋，在运动中以优势兵力歼敌。李定国错误的战略部署，在战前就埋下了可能战败的因素。

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十一月，清军决战明军的部署完成，三

路大军分别向李定国迎战的三支军队发起进攻。

清信郡王多尼首先率主力进攻安庄卫。

安庄卫主将刘镇国在城头望见清军黑黢黢一片压过来，看起来都是满洲铁骑，人数是自己兵力的几倍。等到被敌军包围就迟了，刘镇国心想。安庄卫是座小城，城墙基本上是一丈多高的土墙，也没有什么守城的火器，如果被围，肯定坚持不了多久。他决定趁敌人刚到，带骑兵猛冲敌阵；如果引起敌军混乱，后续部队再跟着杀出，说不定可以险中取胜。

“尽忠报国的时刻到了！弟兄们随我出城杀敌！”

刘镇国集合起八百勇士，骑马上阵，一声呐喊，出城北通过响水桥直冲敌军。

刚刚到城下的清军还没有来得及喘息定神，冷不防给刘镇国飞马挥刀的队伍一冲，还真的开始混乱骚动。几十个八旗兵的脑袋被切西瓜一样砍下来，旁边有人开始向后溃逃。这些八旗后生，远不如入关时多铎率领的那批骁勇将士，见到如此惨烈的拼杀，畏惧便胜过了勇气。若是混乱扩大，清军几万骑兵就会自相践踏，局面将不堪设想。

“哪个敢退！”主帅多尼一马当先举刀向前冲去，顺手就正法了十几名溃逃的士兵。多尼虽然在这次任安远靖寇大将军之前，并没有经历过任何实战，但平素的军事训练十分严格，很有其父多铎勇猛无畏的风格。

清军毕竟人多势众：多尼军队的前锋，就有三万之众的铁骑。在多尼身先士卒的带动下，明军冲击引起的一点混乱很快就被稳定住。接下来，几十倍人数的敌军，很快就把刘镇国和八百勇士淹没在血泊之中。

安庄卫城里的明军见到主将如此悲惨的结局，军心溃散，连忙弃城奔逃，已经赶来增援的窦名望也掉头退去。多尼趁胜一阵掩杀，很快占领安庄卫，接着就进攻关索岭。

关索岭上的冯双礼，看着几倍于自己兵力的虏军，手中又没有威力强大的火炮，感到很难取胜，于是作了一个决定：放弃关索岭，到鸡公背与祁三升合兵对抗虏军。这样集中几万军队，凭借比关索岭更加险要的鸡公背，可以抵挡多尼的人马。鸡公背在关索岭的后面，是虏军前进的必经之路。

然而，冯双礼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轻装行动，他在移兵鸡公背时，抛弃了所有的粮食辎重。他认为在鸡公背有可能很快击溃敌人，可以取胜后再去解决粮食问题。

鸡公背守将祁三升见到冯双礼率军前来，先是一喜，继而一忧：喜的是几万大军防守关山，再加上山上配有的强大火炮，对付虏军不成问题；忧的是自

己原本存粮就不多，凭空又添了两万张嘴，这仗要打上几天，将士们必定要饿肚子。

两位将军决定将缺粮的情况保密，希望尽快击败敌军，再下山找粮食。

多尼的骑兵来到鸡公背山下，一时也是一筹莫展。骑兵又不能用来攻打关山，上面不断发射的炮火让军队无法接近山脚。于是多尼决定在鸡公背山下扎营与明军对峙，等待后面运到大炮再攻关。

五万清军在山前驻扎，明军无法下山。就这样，一天、两天，第三天鸡公背山上就几乎断粮了。第三天全军喝稀饭，第四天连米汤也没得喝。尽管冯双礼、祁三升和将士们同甘共苦，士兵们还是闹开了：

“不给饭吃怎么打仗？”

“将军们怎么搞的，打仗不安排好粮饷！”

“头昏眼花，受不住了！”

饥饿的力量胜过了军纪。军中开始有人从后山溜走，终于发展成大规模的自动撤退。因为是自己的责任，冯双礼不能责罚部下。他和祁三升商量：

“只有我们带队撤退一条路了，这样还可以保住部队，不然这支军队就散掉了。”

就这样，原本可以据守的天险鸡公背，让多尼不战而取。

十一月底，吴三桂率军来到毕节七星关前。

这七星关是依峭壁而建，垂直的山岩上几乎没有可以攀援的灌木，岩下又是激流奔腾的山涧，关口其实就是峭壁凿开的一个山洞。吊桥一拆、关门一闭，确实是无路可入。

正当吴三桂摇头叹气之时，手下一个随从凑上来谄媚地说：

“平西王爷，现在该看我的了！”

吴三桂知道这个人，是洪承畴派来协助作战的，据说是孙可望部下的一个什么官，一路上也没见他起什么作用。

“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七星关。”那人接着说。

吴三桂喜出望外，连忙集合军队，随着那人的指引一路走去。

“巩昌王，吴三桂的军队在我们背后出现！”十二月初二探兵报告七星关守将白文选，“只不过，他们并不来找我们的麻烦，而是继续往西向天生桥（黔西北威宁天桥镇）方向去了。”

“坏了！”白文选一拍脑袋，“吴三桂一定绕小路过去了，我们在这里还有何用？”

白文选于是急忙领兵离开七星关，从乌撒府（贵州威宁）退回云南。

十一月二十五日,征南将军、固山额真卓布泰的满汉清军到达北盘江罗炎渡口。渡口的船只已经被明军凿沉,明军在对岸险峻的山岭上,以强大的炮阵列守。卓布泰在江边瞭望着,他感觉如这般阵势,若是强攻,必定招致重大伤亡。

“将军,”又是一个谄媚的声音,这是新近降清的南明知府岑继鲁,“莫非是为着渡口无船而忧虑吗?奴才有一妙计,包管将军旗开得胜,建非凡之军功,受朝廷重重的封赏。”

“少啰唆,有什么狗屁妙计就快点说!”卓布泰不耐烦地斥骂。

“据奴才所知:反贼所沉船只并未破坏,只是用石块压沉江底。将军可派人趁夜潜水将石块移走,船自然就会浮上水面。”

“你不错!”卓布泰听了以后马上夸奖,“只不过……”

卓布泰想的是:就算有船,山上炮火打下来,依然难以渡江。有了,既然可以趁夜打捞沉船,为何不能趁夜乘船沿江而下,在下游偷渡过江?

第二天天亮,渡口山上的明军发现对岸虏军已经消失,不一会儿,看到下游方向虏军从背后攻来,知道敌人已经在下游过江。守渡口的明军只好急忙撤退。

卓布泰率军队从容过江后,直奔凉水井李成爵的阵地。罗炎渡口既已突破,李成爵已经无险可守。他率领的一万明军拼死奋战卓布泰的五万大军,伤亡过半后,被迫撤出阵地退却。

卓布泰马不停蹄地继续向西进军,沿黔西南路相继攻占贞丰、安龙、黄草坝(兴义黄草坝镇)。

驻扎双河口的李定国一直没有等到三路阻击大军的战报,他天天在北盘江西岸焦急地眺望。

十二月初三,清晨过后,一支军队匆忙向北盘江铁索桥赶来,李定国连忙派一队骑兵飞跑过去探看。

没等派去的士兵回报,李定国已经看清,是冯双礼的队伍从前线退回来了。他明白冯双礼阻击虏军失利,情况相当严重。

冯双礼率队过桥,不等停下,就喘息着报告:
“末将失职,后面多尼的满洲兵不久就会到这里。”

李定国顾不得和冯双礼多说什么,他连忙让冯双礼的队伍尽快过桥,插到自己军中;随后命令布列炮阵,将上百门大炮的炮口对准东岸。

几个时辰之后,黑压压的一片人马很快拥满对岸,一看就是多尼率领的满洲铁骑。

李定国一声令下，隆隆的炮声，送出无数愤怒的火光，在对岸敌军中炸响连串的惊雷。急流奔腾的北盘江面上，震荡着低沉雄浑的回响。

一些中炮的清军骑兵立刻倒下，随着炮弹的二次爆炸，成百上千的敌军又倒在硝烟之中。那些八旗少爷兵，见身边一片片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地急忙向后奔逃。多尼明白：血肉之躯毕竟难敌炽热的炮弹。这次，他容忍着部下将士们的仓皇鼠窜。待军队无序地退却十里后，多尼再从容整军、扎营。

“虏军暂时是无法过江的，不过，我们这样和多尼对峙，也不是长久之计。”冯双礼对李定国说。他心里的意思是：如果其他几路大军都战败，那几路敌人从后面过来，我们就成了网中之鱼，可是这样不吉利的话又说不出口。

“这样对峙几天也好。我们火药带得不多，如果其他两路大军阻击得手，我们的大炮一部分在西岸掩护，一部分随步骑兵过桥，在东岸向虏军发起反攻！”李定国还是寄希望于南北两路的胜利。

就在第二天，南北两路派来报信的士兵都到了，给李定国带来了他所不愿意听到的最坏消息。

“咳！”晋王李定国一声长叹。贵州的阵线是守不住了，虏军必定兵进云南，保卫朝廷不受惊扰的愿望无法实现了！早知如此，还不如请圣上及早移蹕，自己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集中兵力，歼敌一路了，也不会有今天的惨败！

李定国毕竟是名将，在败局之际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现在决不能在敌人合围中硬拼，最大限度保存自己的军队，回师保护朝廷，日后再与虏军周旋，才是当前最正确的选择。

李定国果断下令：

“冯双礼在双河口断后，各路大军即刻返滇拱卫朝廷！”

李定国撤军时下令烧毁北盘江铁索桥。

将军回首望着江上直冲云霄的滚滚浓烟，面色铁青、双眉紧锁，心中发出斩钉截铁的誓言：

“我们还会回来的！一定！”

十二月初九，李定国派使者报告皇帝：“虏军势大难敌，上当移蹕以避敌锋。”

十二月下旬，吴三桂军队从乌撒府（贵州威宁）徒步涉可渡河进云南，经过沾益州（宣威）、交水（沾益），在罗平和多尼、卓布泰会师，然后合兵迅速进军昆明。

3. 一错再错

“晋王啊！卿不是对朕说过，只要卿在，云南便无虞吗，怎么就要朕移蹕了呢？”永历看到李定国建议移蹕的奏疏，就像孩子对着大人没有兑现的承诺一样喃喃追问。

朱由榔实在不能面对眼前的现实。他自登基以来，多年都在风雨飘摇中度过；在安龙挨过囚犯般的岁月，好不容易才在昆明安定地做了两年像样的皇帝，现在却又要离开金碧辉煌的宫殿，回到心惊胆战的颠沛流离生活，这让他如何能够转弯呢？

其实，满朝文武的心情也和皇帝一样，他们实在不愿意离开昆明这个安定的新家。

皇上将要移蹕的消息不脛而走。

昆明的百姓们，自大西军入滇到现在，过上了近十年安居乐业的日子；现在听说皇上要离去，将要面临战火狼烟、铁蹄蹂躏、家破人亡，一个个悲戚哭泣、惊慌失措。此时此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深切感受到国安享太平，国破家难保。

后宫中的永历，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

他眼前忽然浮现出崇祯先帝，一时感到热血沸腾，不禁脱口而出：

“朕不走！朕要亲自统率城防、禁卫二军守城抗虏，与昆明同存亡！”

“你该不是想效法思宗皇帝吊死煤山吧！”马太后给他劈头浇一桶冷水，“留得青山在，大明还有希望。”

“可是，云南已是边陲，又能再到哪里去呢？”永历讲誓死守城也是说说而已，他可不想和崇祯、弘光、隆武一样下场。

“赶快上朝，召集群臣商讨，还在等什么呢？”马太后教训着。

朝议中有移蹕四川和滇西两种主张。

在永历三年开科取士被录取的庶吉士、现任翰林院讲官刘菑上奏说：

“今滇云四面皆夷，车驾若幸外国，文武军吏必无一人肯从者。就使奔驰得脱，而羽毛既失，坐毙瘴乡矣。惟建昌（西昌）连年丰稔，粮草山积。若假道象岭，直入嘉定（乐山），养锐以须，即或兵势猖逼嘉阳，战船、商船一刻可刷数千艘，顺流重庆，直抵夔关，十三勋闻圣驾至，必夹江上迎。乘此威灵，下捣荆

襄之虚，如唾手尔！”^①

在贵州兵败、云南不保的情势下，刘苜的建议极具战略意义。从建昌到嘉定一带现在仍为明军据有，到那里去不只是消极地逃避；嘉定临岷江，万一清军进逼，很容易顺江直下夔东。对于夔东十三家来说，皇帝的来到，将以精神的权威凝聚起这二十万武装，形成东突荆襄之虚的强大力量，从而开辟新的大好局面。

李定国不在，但朱由榔这次脑子倒非常清楚，他立刻听出刘苜挽救危局的良策，也不待和马吉翔之类商量，就连忙当机立断地说：

“刘爱卿之言甚合朕心。朕意已决，移蹕川蜀。诸爱卿无复再争。情势紧迫，内阁部司着即安排移蹕各项事宜。命刘爱卿署工部事，专司绘制滇、蜀地图、选定移蹕路径。”^②

“圣上与群臣商议初定：先移蹕建昌，再转嘉定；待时日后，顺流而下，会合夔东十三家，突出荆襄。圣上专遣卑职前来，询问晋王意下如何。”^③锦衣卫军官丁调鼎奉皇命来到李定国军中，告知朝廷关于移蹕去向的意见。皇帝没有发敕谕之类的文件，为的是充分尊重李定国的意见。

李定国是何等人物，一听就知道这个方案的战略价值，他略加思索后便回答：

“圣上英明！定国谨遵圣意，不日即赶回行在护驾。”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赶回昆明，就移蹕川蜀向皇帝提出具体建议：“此时移蹕建昌，必经武定。但武定荒凉，必走宾州一路，庶几粮草为便。”^④

永历下旨：命户部尚书龚彝、工部尚书王应龙筹办粮草，命广昌侯高文贵带兵随驾护卫，定于十二月十五日动身启程。

十二月十三日晚，权臣马吉翔家中，一片愁云惨雾。他们是为了国家危难、朝廷风雨飘摇在分担忧伤吗？

不是的，是为了马家权势的不保而焦虑，为荣华富贵无法久长而失落。

马吉翔和弟弟马雄飞、女婿杨在，三个人正在挖空心思，紧急策划新的阴谋。在他们狭窄的心胸中，朝廷的前途并不在考虑之中；保住马家继续操纵朝

① 刘苜等：《狩缅纪事》（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② “上大称善而退。”刘苜等：《狩缅纪事》（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③ “上意定，又恐晋王齟齬，遣卫臣丁调鼎以建昌商之晋王，晋王亦以为然。”刘苜等：《狩缅纪事》（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④ 刘苜等：《狩缅纪事》，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政的权力、地位，才是最紧要的。

马吉翔首先说：

“上为蜀人所惑，坚移蹕蜀中。若移蹕蜀中，则文安之必来迎驾，此老非扶（扶纲）、雷（雷跃龙）之比，我安能不避贤路乎？老身若退，则衣钵又安能及贤婿乎？且入蜀，则程源等必据要津，我等内无金少宰（指金维新）之助，外无晋王之援，倘安龙附孙逆之事发，我等举家无噍类（噍类：活下来的生命），而贤婿亦噍碍矣。”^①

说着老泪纵横，女婿杨在一声不吭。

马吉翔倒还有些自知之明，清楚自己是什么东西，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和文安之那样有雄才大略的贤才相提并论；如果朝廷移蹕川蜀，这首辅的位置，自己非让位不可——“安能不避贤路乎？”如果他是个以国事为重的人，应当庆幸朝廷能有伊吕萧曹之辈主政，从此复国有望；可这个窃据高位的小人想的是：“老身若退，则衣钵又安能及贤婿乎？”“安龙附孙逆之事发”的担心当然不是多余的，但自己做的孽又怎能永远掩盖呢？

马雄飞也是马吉翔一类的货色，他连忙为马吉翔打气、出谋划策：

“事已至此，莫若于今晚会金少宰，具道其坟墓亲属皆在滇中，安可去蜀？即翔、飞等交结已久，何肯远去？莫若苦劝晋王坚走永昌，事不可为，则幸缅甸；若可为，返滇更易。若晋王犹豫，则说以蜀中勋镇林立，今殿下新败之余，远则袁（宗第）、郝（永忠）诸勋之穴，能保诸勋听节制乎？恢复荆襄，能保上不再封郝永忠等数亲王，以与殿下并立乎？则晋王必听之矣。”^②

这马雄飞不愧是阴谋家马吉翔第二。他看准了朝廷的真正决策权在李定国手中，大英雄也有小私心，要打动李定国就要攻他这点小私心：“恢复荆襄，能保上不再封郝永忠等数亲王，以与殿下并立乎？则晋王必听之矣。”李定国现在已是朝中唯一的“一字王”，要是皇上和袁宗第、郝永忠他们离得近了，也封他们个一字王什么的，和晋王李定国平起平坐，那李定国在朝中还能一个人说了算吗？马雄飞猜透了李定国的心，他才能有“晋王必听之”的把握。

当晚，马吉翔就按照马雄飞出的主意，去找李定国所信任的金维新，说服他去做李定国的工作，让李定国改变主意。

这金维新是个云南土生土长、很喝过一些墨汁的文人，靠着给李定国讲《三国演义》、弘扬忠义精神，得到赏识信任；但也不是什么真正的民间贤达，见

① 刘苴等：《狩缅纪事》（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 刘苴等：《狩缅纪事》（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